

叶祖孚讲北京

秦薇选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祖孚讲北京 / 叶祖孚著; 秦 薇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北京通”丛书)

ISBN 7-200-05798-3

I. 叶... II. ①叶... ②秦... III. 北京市 — 史地人文 — 杂记随笔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880 号

丛书策划: 杨良志

特约编辑: 王小平

责任编辑: 师新星

责任印制: 赵 恒

图文统筹: 郭豫斌

装帧设计: 姜寻工作室

内文版式: 协力工作室

叶祖孚讲北京

YEZUFU JIANG BEIJING

秦 薇 选编

*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北京协力时代文化传播中心

印刷: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86×1012 1/16

印张: 10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200-05798-3/K · 627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老北京的风情	1
胡同与人名	15
古老的前门大街	17
琉璃厂杂忆	20
香厂路	30
元明两代的教坊	44
象来街和虎坊桥	49
北京人市	51
关于榄杆市	53
繁华的北京劝业场	55
想起了当年的西单商场	57
京味书楼的历史沿革	59
东太平街旧事	63
门框胡同	67
成府村杂忆	70
名人故居访问记	76
八大胡同妓院旧址一瞥	87
小巧玲珑的乾隆花园	91
中山公园	94
白云观话旧	97
话说长椿寺	100
忆龙泉寺	107
北京祭祀城隍神	109
江南城隍庙	112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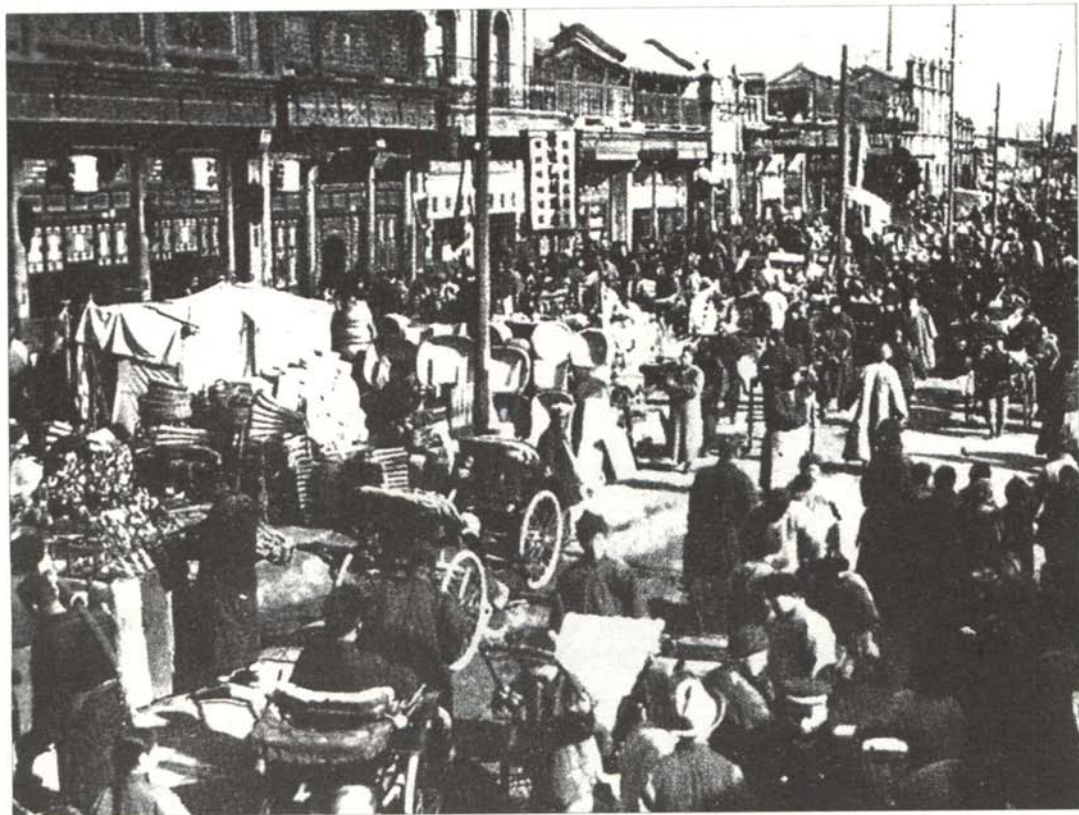
游十三陵杂记	115
重游大觉寺	118
戒台寺的古松	120
子午井	122
一张戏单	123
菊香时节忆契园	124
白龙潭戚继光碑	126
北京最大的古柏	127
小谈古北口杨令公庙	128
都龙王庙	130
魏太和造像	132
北京戏院沧桑	133
忆昔戏院叫好声	138
从前北京人是怎样用冰的	140
北京烤鸭和填鸭	142
烧茄子和北京饮食文化	145
被人遗忘了的广和居	146
笔墨落处京味浓	
——记侯长春和他的旧京民俗风情画	149
选编后记 (秦薇)	153

老北京的风情

同学们：学校领导要我来向大家讲一下“北京风情漫谈”这个题目，说句实话，我没有资格讲这个问题。我不是北京人，更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我来到北京，大约有半个世纪，因为工作关系，认得很多老先生，听他们说，耳濡目染，积累了一些资料，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但绝不冒充老北京。所以愿意来谈

这个问题，是因为关于北京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有的大学里开这门课，北京史中北京风情也是个题目。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北京风情不但听起来有兴趣，而且是北京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知道了老北京的风情，就会了解北京，热爱北京，从而建设好北京。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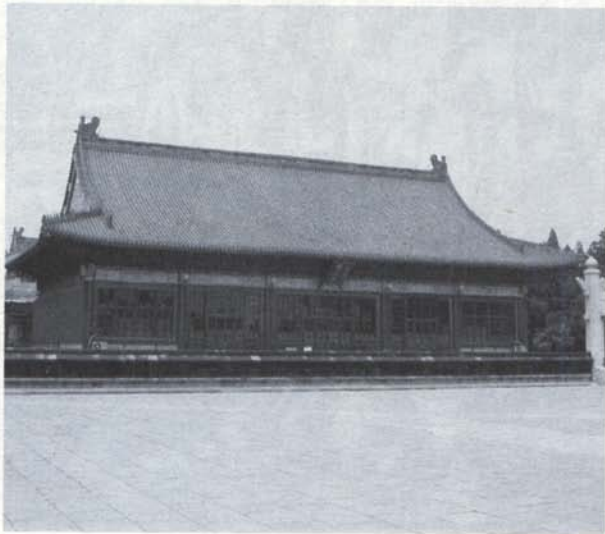


北京的公园

北京的公园是北京一大特点，公园多而且大，一个公园一天逛不完，像颐和园、天坛等地方，得逛几天才成。

北京第一个公园是中山公园（以前叫中央公园），它是民国三年（1914）由朱启钤先生创建的。当时朱启钤先生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相当于北京市市长），他修了南长街、南池子大街、长安街，建议修东安市场，拆了前门瓮城，把两侧交叉点辟为两个城门，便于行人行走，主张绿化（引进德国槐）。修中山公园也是当时一件大事，他的理由是要为“都人男女”辟一“游息之所”。中央公园未成为公园之前是社稷坛，是皇帝为了五谷丰登朝拜社稷的地方。以前皇帝每天要去两次社稷坛祭祀社稷，路线是由故宫到今天的中山

中华民国成立后，当时的北京政府对旧北京改造最著名的当属修建中山公园。图为中山公园的中山堂。



民国初年为北京改造做出杰出贡献的朱启钤先生

公园东门（一堵红墙），再进坛北门，绕过后殿和中山堂到五色土前朝拜，后殿那时叫戟门，内有72把戟，皇帝的轿子（御辇）不能在内通行，只能从旁绕。遇到雨天，则在中山堂内朝拜，故中山堂叫作拜殿，然后按原路回故宫。戟门当时是个通道，不是间房子，八国联军时美国兵的司令部驻在中山堂，临走时把戟偷走了。北洋政府朱启钤当政时期，把戟门修成一间房子，辟为民众图书馆，起名叫“革命图书馆”。鲁迅先生当佾事时来这里视察过工作，他从革命图书馆出来就来到今天的西小院，参观过北洋政府设的犯人劳动展品陈列所，买过东西，即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

的地方。社稷坛辟为中央公园后，后来修了长廊、水榭等建筑。

中山公园风景很美丽，门口那块牌坊的故事就不在这里讲了，大家都知道。南坛门外有一对石狮子，这是北京当前最老的狮子，汉朝的。军阀王怀庆从沧州一带运来，因为与朱启铃先生关系不错，就送给了中山公园。“文革”期间，中山公园工人为了保护它，把它埋入地下。

中山公园的牡丹应是北京最古老的大面积的牡丹群，那是朱启铃种植的。本来北京历史最悠久的牡丹是在崇效寺，在清末民初就有人成群结队地去观赏牡丹，那里有一株淡墨色牡丹是全国闻名的。1950年叶恭绰自香港归来，看见崇效寺



修建中央公园时从礼部移来的习礼亭

的牡丹凋零，就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把牡丹移到中山公园集中管理，市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把牡丹移了过来。这样，中山公园的牡丹就是全市资格最老的牡丹了。可是由于

民国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铃等人游中央公园绘影楼



章宗祥等人在当时中央公园的柏树前



迁来迁去，当初崇效寺的牡丹在哪里，已找不到了。那株有名的墨牡丹也找不到了。中山公园还有棵“娇容三变”，也不知哪儿去了。

清代末年的陶然亭远景，慈悲庵掩映在树丛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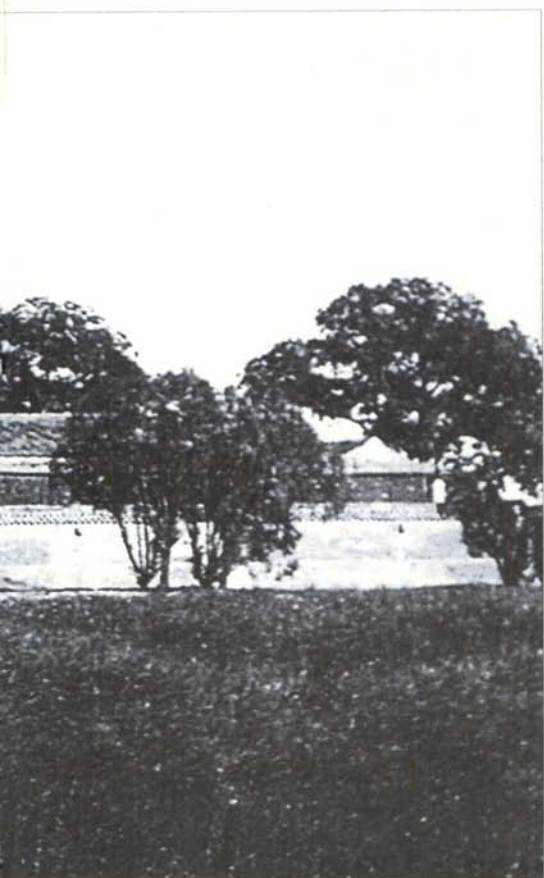
中山公园还有几块圆明园里流落在外的太湖石，形态都很美。其中西坛门外有一块，样子不太好看，但来历很久，据传最早在开封艮岳，后来移到杭州御花园，最后乾隆皇帝到杭州看中了它，又用船移到了圆明园。我曾查考了一下，从杭州到北京这一段是可以肯定的。

再说一个天坛公园的事。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回音壁，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在外坛西墙里有个神乐署，那是乐舞生居住并排练的地方，一年两次，闲下无事，后来就开起商店，大都是煎熬益母草的药铺，乾隆时有16家，《鸿雪因缘图记》记



了此事，到嘉庆时剩下7家。后来同仁堂的益母草膏远近闻名，就取代了天坛出的益母草膏。现在天坛公园里益母草仍是到处都有，自生自灭，不过药铺所用的益母草都来自别处了。

附带说一下陶然亭公园。陶然亭公园里有李大钊活动过的慈悲庵，有高君宇、石评梅的墓，这些不多说了。陶然亭公园是解放以后新建的公园，解放之初这里是一潭臭水。但在清初，这里有好几个小园林，如刺梅园、封氏园、四屏园、祖园等，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园林的名字了。这些园林还都剩下一两株古树



在陶然亭公园里，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在陶然亭附近有两个古寺：龙泉寺和龙树寺。这两个古寺名气很大，研究鲁迅的同志会知道鲁迅先生在京居住时常去这两个地方。龙泉寺还囚禁过章太炎。1913年8月章来到北京，规劝袁世凯不要反对革命，袁世凯将章囚禁在龙泉寺一个有五间小房子的小院里。现在龙泉寺为北京卫戍区所用，寺内经过修缮，已经找不到那个五间房的小院了。龙树寺是唐代古寺，寺内有一棵

20世纪50年代，在陶然亭公园内留影的小学生们。



民国时期龙树寺内的
蒹葭轩外景

古槐，形状似龙，所以这座庙叫龙树寺。张之洞晚年常和文人墨客在龙树寺里作诗议论朝政，他修了一座客厅，叫蒹葭轩，又叫抱冰堂。现在龙树寺已经荡然无存，找不到什么痕迹了。只是抱冰堂还在，圈在陶然亭公园里，要寻找龙树寺遗迹的人只有到陶然亭公园去找了。

最后提一下颐和园的玉兰。颐

和园是皇家园林，当年西太后用海军经费修了这座花园。解放前人们对颐和园印象最深刻的是4月份看玉兰。那时候玉兰花很少，在北京要看玉兰花，就是颐和园和大觉寺。玉兰开花的时间又短，在清明节前后，一阵狂风吹过，花瓣掉下就完了。所以人们都是在玉兰开花那几天，挤着到颐和园去看玉兰花。那时交通不便，只能骑毛驴、坐轿子，还有从西直门步行到颐和园的。玉兰花开的时候，乐寿堂门前人山人海。大觉寺比颐和园更远，交通更不便，看的人少，有的人住在那里等着玉兰花开。那棵玉兰是明代的玉兰，是北京最古老的玉兰，其次就是颐和园内两棵玉兰了。

大觉寺中已有300年
树龄的玉兰王



北京的会馆

据不精确的统计，北京共有会馆556所，宣武区有405所，崇文区151所。内城没有。但到清末民初，内城也有了两三家。

会馆的种类分四种：

（一）文人试馆。这是最多的，由京官中影响最大的人挑头集资修建，为本乡进京考试的人提供住宿之地，有点类似今天外省市的驻京办事处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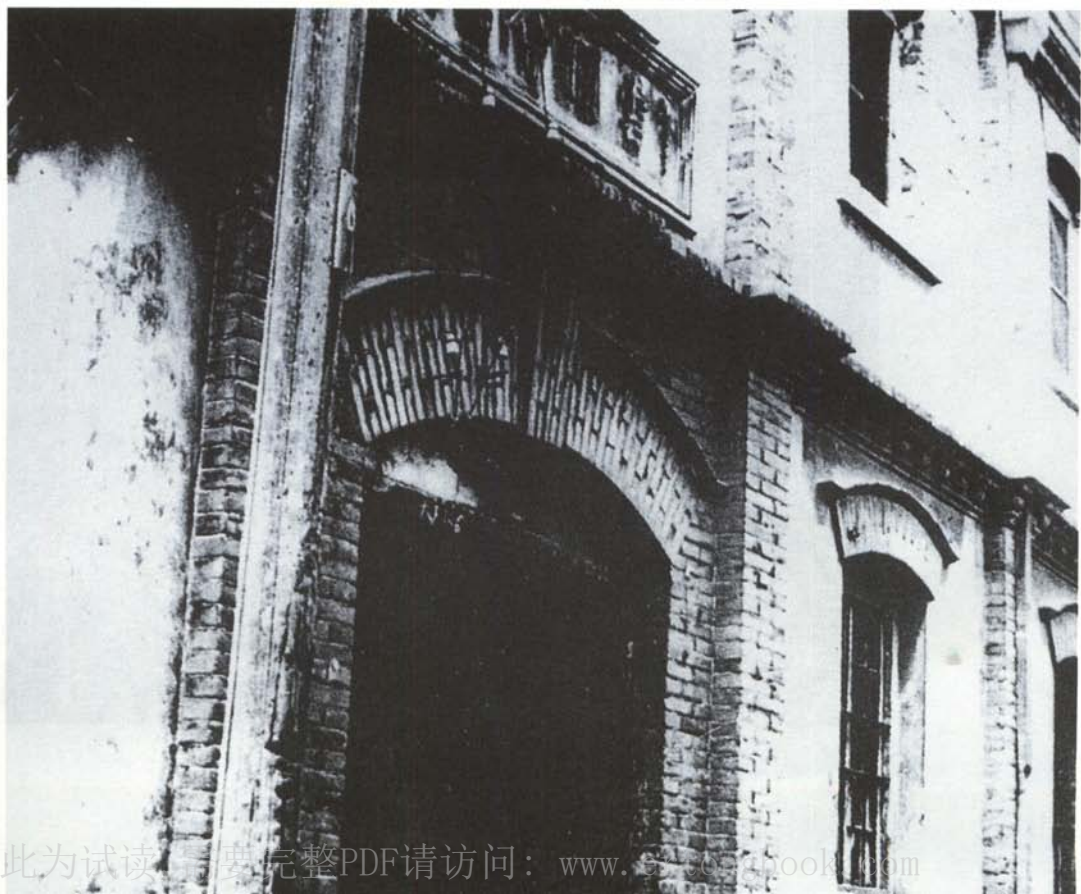
（二）工商会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会馆成为堆存与发货物的

场所和货栈。商品随着水陆两路运到北京，就存放在会馆里，再分发到各地。

（三）行业会馆。手工业者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不受外人欺侮，他们建立起会馆的组织，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小沙土园的长春会馆是玉器行业的组织。西河沿的正乙祠是银行会馆，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不但商品经济发达，而且货币资本也愈来愈显出重要作用，已经有了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有了自己的会馆。

（四）殡葬会馆。外乡人在北京死亡后，由本乡会馆为他埋在空旷

位于前门大街鲜鱼口的云间会馆



场所，附近设有会馆，专门容纳清明时节家乡来人吊唁居住。

会馆兴盛于明嘉靖年间，到民国以后因为废除科举制度，没有人进京赶考，就衰落了。会馆是北京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北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集中表现，要研究北京的历史，不能不研究会馆。会馆是政治家们一起议政、交换观点、统一思想的场所。都是同乡人，又都占统治地位，会馆就是他们联络感情，加强联谊，形成一种力量的地方。例如安徽会馆就是淮军将领定期集会的场所，房子只租给县以上的将领居住，不租给别人；而且

在会馆内把淮军将领的功绩都写成列传贴在墙上，借此鼓舞士气，加强凝聚力。会馆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会做生意的山西人、河南人等（称作“××帮”），往往利用会馆作为据点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会馆也是文化集中的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谁要考中状元、榜眼、探花，都要在会馆里立匾，有名的文人都要为会馆写楹联，所以会馆的文化色彩很浓厚。许多著名文人曾住在会馆里。鲁迅在绍兴会馆就居住了七年，要研究鲁迅，不能不研究绍兴会馆。会馆里也有戏台，这是重要的文化内容。湖广会馆的大戏台快要修复了，

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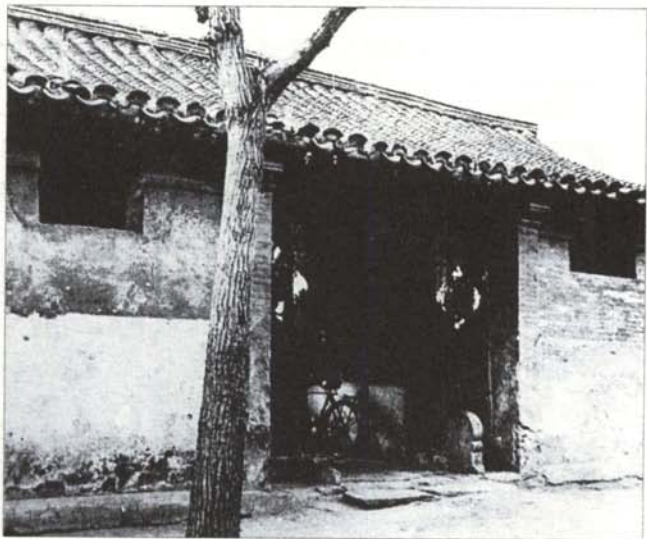


很快就可以在上面演戏，这里要开辟成戏剧博物馆，因为谭鑫培、余叔岩在上面演过戏，最近我看到了谭鑫培在湖广会馆演戏的戏单。安徽会馆也有个大戏台，最近已决定重修。当年这是孙承泽孙公园的戏台。孙承泽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人物，当过给事中。他的主要身份应该说是大藏书家，他有藏书楼叫“万卷楼”，会客地方叫“研山堂”，还有个大戏台，洪升的《长生殿》首次演出在这里。清初三大名剧首次演出都在南城，《长生殿》在孙公园戏台，《桃花扇》在寄园戏台（今下斜街），《牡丹亭》在查家园（今广和剧场）。孙公园的戏台后来就是安徽会馆的大戏台，一直保存到现在。正乙祠的戏台很

精巧，已经腾出来了，可以演戏。阳平会馆的戏台完全仿照颐和园德和楼戏台修建，是道光年间产物。总之，会馆反映了旧社会的文化。

由于各地举人来京，人才集中在北京，会馆成为人才荟萃的中心，

全浙会馆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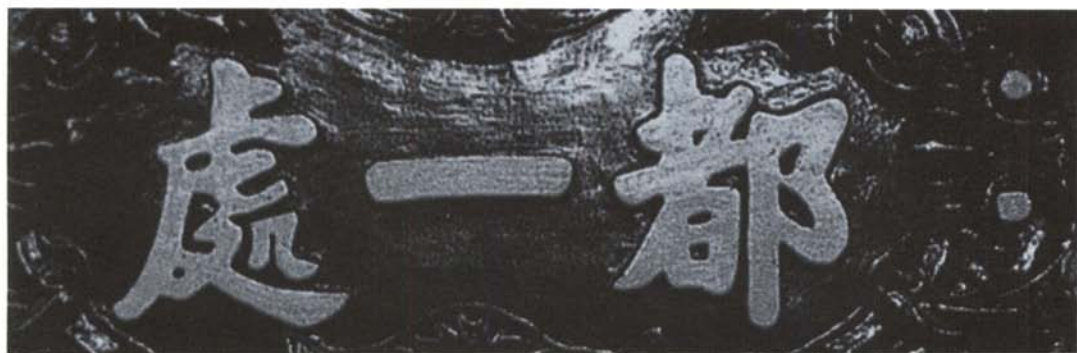
湖广会馆外景

很多重要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北京。例如戊戌变法就是这样。1895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在北京等候考试的举人，非常气愤，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下，爆发了1300人参加的“公车上书”，那是很不简单的。随后就有了戊戌变法和六君子遇难等事情。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都住在会馆里。谭嗣

原来的浏阳会馆，现改为谭嗣同故居。



同住在浏阳会馆。住在会馆里的刘先生（长班之子）曾和我谈过谭嗣同被捕时的情况。康有为住在南海会馆，现在他住的房子里的关先生曾和我讲过康广仁被捕时的情况，后来街坊又打听出了康广仁的住所。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他住在一个小三合院，那里面应该是饮冰室的所在。杨深秀住在大沟沿的闻喜会馆，都很近。刘光第住在丞相胡同，还有林旭住在上斜街和储库营的通道里，还没有打听出在哪里。徐致靖住在上斜街，他的地址也应该打听得出来。总之，宣武区戊戌变法的遗址与人物很多，而且都在会馆里，有极丰富的文物价值，需要下力量做工作。



北京的老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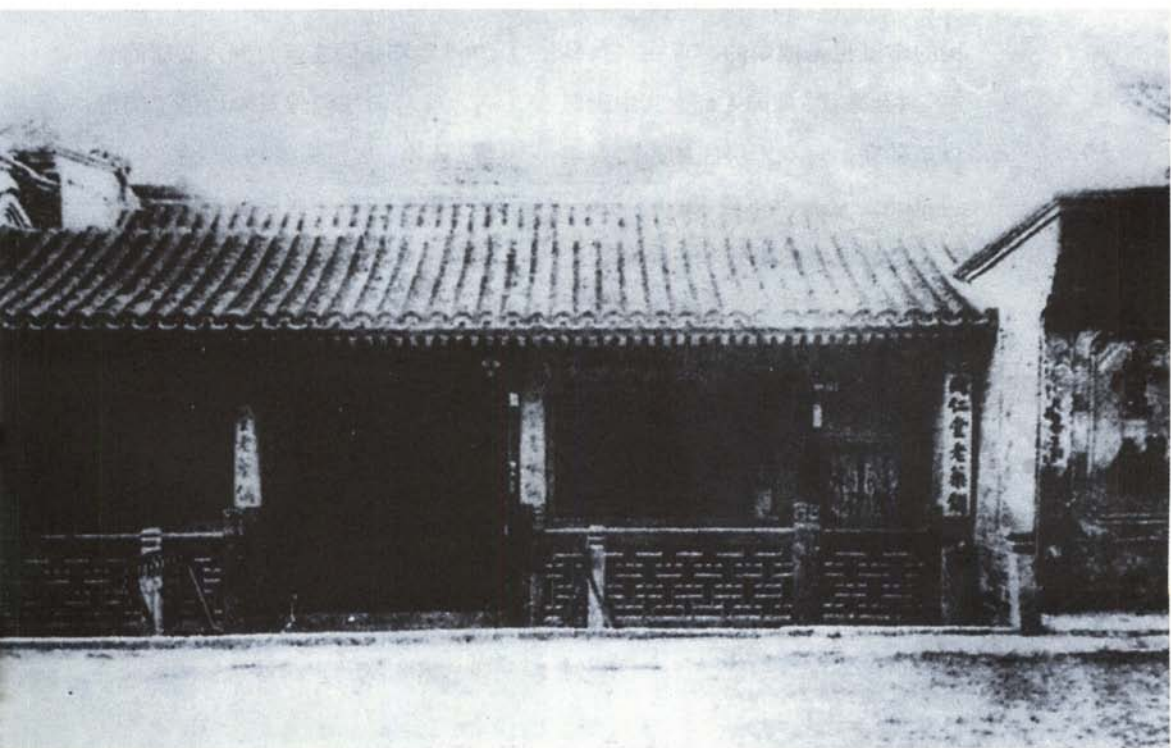
北京的老字号很多，它们有个特点，都与宫廷有关。天子脚下，构成了北京老字号的特色。如同仁堂药店，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是清朝的御药房，握有宫廷秘方、民间秘方、家传秘方、古方四种方子。它用料非常讲究，制作一丝不苟，决不偷工减料，所以能配制各种良药，国

内外驰名。宫廷里吃药出了问题，要拿它是问。同治皇帝死了，不好说真实原因，只能说是吃错了药，就把同仁堂的掌柜、负责制药的人以及取药的小太监都拉到菜市口问斩。这是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亲口告诉我的，在他们乐家祠堂里这位祖先是用一个没头的绢人代替。

有家老字号叫“都一处”，卖烧麦的。因为乾隆皇帝去吃过，说了句：“都这一处好！”于是就取名“都

都一处的匾额

清末民初同仁堂外景





一处”。解放初期那只乾隆皇帝坐过的椅子还在楼上搁着。

有家卖布鞋的老字号叫“内联升”，专为大臣上朝做官靴的，是朝廷的“官靴局”。我访问过一位制鞋老师傅，他说宣统皇帝登基的“龙靴”是内联升做的，内联升还为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做过布鞋。解放以后，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云等国家领导人的布鞋也是他做的，十大元帅、几任总书记包括江泽民的布鞋也是他做的。现在“布鞋热”兴起来了，外国人都愿买中国圆口布鞋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要卖到80元，还是供不应求。

卖臭豆腐的王致和也是和宫廷挂上了钩，宫廷每天清晨派个小太

六必居的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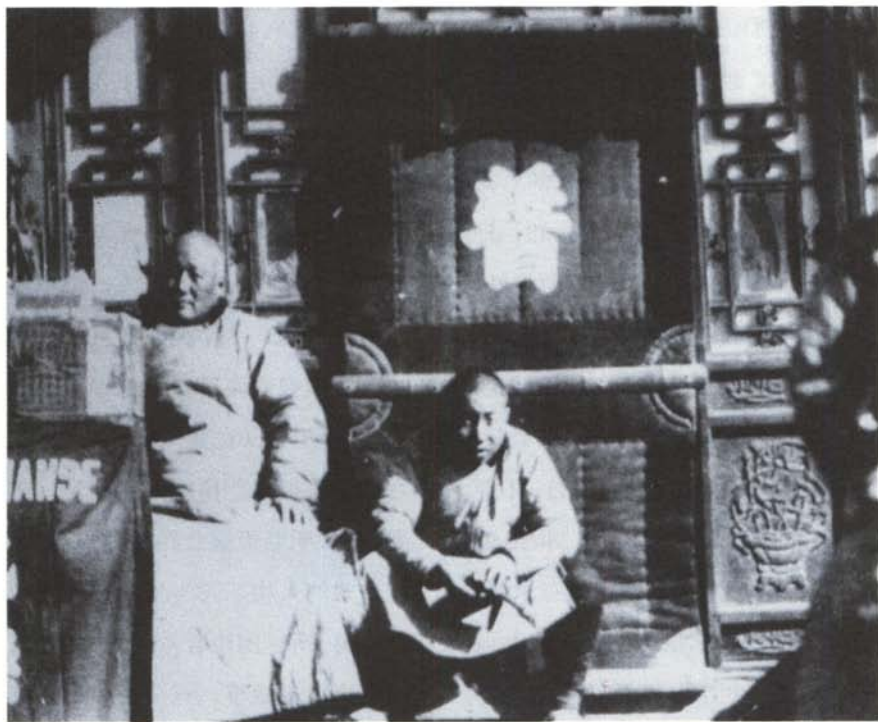


监骑小毛驴来取臭豆腐。

六必居也是与宫廷挂上钩的，他们送酱菜进宫，有块专用的腰牌。他们按习惯称是明朝的买卖，明朝的大奸臣严嵩为六必居题写了匾额。这里需要澄清一点的是，六必居不是明朝的买卖，那块匾也不是严嵩写的。关于这一点，现在人们已经不是不知道了，但是为了维护那些动人的说法，自然在加上“据说”这样的字眼后，继续维持过去的说法。

关于六必居那些故事都是为了说明六必居是开设于明嘉靖九年（1530）的老买卖，而且与严嵩有关。如“六必居”一说，酒店老板买通丫头让严嵩老婆天天练字一说，“志忠堂”一说。

六必居到底开设于什么时候？1965年邓拓同志亲自到六必居的分店六珍号向原经理贺永昌借了旧房契、账本、房租账等19张字据考证，据字据查明第一张房契写明康熙十九年王家将房卖与杨家，契约上写明这是他的“自置瓦房”，并非祖遗，说明王家是六必居房产最早的主人，而且没有“家伙字号”，说明那时还不是一家酱房。到康熙五十九年，杨家又将房产卖与张家，契约上写明所卖的不仅是房产而且是“连带铺



民国时期北京一家酱菜园
门前的景象

内装修字号”。可见如果说六必居最初是一家酱园的话，是在康熙十九年到五十九年之间，杨家是最早办起这家酱园的主人。雍正六年（1728）账本上记载这家酱园的名字叫“源升号”，到乾隆六年，账本上才第一次出现“六必居”的名字，到咸丰年间，六必居分出分店六珍号。六珍号一直开设到公私合营之后，地点在王皮胡同口。为了查明这些问题，我于1984年到山西临汾市访问了老经理贺永昌先生，他告诉我邓拓同志亲自找他调查的情况。邓拓同志对贺说他调查这些事情是为了查明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他同

时还调查了同仁堂、瑞蚨祥。只是在六必居调查后不久，他就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了。他所借走的这些账本下落不明，但是他留下了三页稿纸，开了个头，没有写成。后来他的学生刘永成写了篇文章，影响不大。

在向贺永昌先生调查时，还弄清了一个问题，“六必居”的六必是哪六件事。过去的报纸等都这样说，这是制酒的六个要素：“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因为六必居是家小酒店嘛！但贺永昌先生说 he 当学徒时掌柜传下来都说“六必”是开门七件事中的六件事，没有做酒这